

晉

書

斟

注

晉書斟注卷四十六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

書鈔六十七引臧榮緒晉書作奉使勞蜀

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

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

書鈔六十七臧榮緒晉書曰  
頌表賑穀未報遽行開倉出

穀蜀民賴之太祖

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

以頌專輒除名

書鈔六十引王隱晉

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

免訟

書作定科律理詞訟

與散騎郎白襄巡撫荆揚

白襄又爲左

丞見山濤傳以奉使稱旨轉

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

書鈔五十三晉武帝詔云黃門

議郎守廷尉又六十引  
王隱晉書作轉廷尉正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

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

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

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  
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

紀日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郡界多公主水碓

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

主一作王御覽七百六十二王隱晉書日有公主水碓三十餘區所

遇塞流水轉爲浸害

在遇塞輒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

爲浸害爲浸害闕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

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勦力計功受分百姓

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

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

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

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

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

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  
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  
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  
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  
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  
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  
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  
絕此故變繫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  
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  
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

舊又孫氏爲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閒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闔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

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  
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  
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積矣自嘉平  
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閒累年雖鈇鉞屢斷  
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  
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  
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  
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  
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  
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



以爲政矯世眾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  
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  
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  
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陞  
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願惟萬載之事理  
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  
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  
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  
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

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竝

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  
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  
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  
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  
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  
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  
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  
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  
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  
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園閉

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  
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  
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  
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  
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  
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  
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  
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  
肖至眾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

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  
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  
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  
以盡公周家祿校勘記曰籍當作藉然按尚書序疏及詩昧書籍籍田皆取義於假則知籍藉古字通用故藉藉爲籍籍狼藉爲狼籍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  
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積欲國之無危不可  
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  
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  
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  
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

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  
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  
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  
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  
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  
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  
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  
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  
于赧王其閒厯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  
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

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  
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  
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  
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  
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  
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  
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  
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  
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  
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眾望

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



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  
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  
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  
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  
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  
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  
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  
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  
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  
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

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

周家祿校勘記曰御誤衛

不重則

無以威眾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立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一作臣思懼

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  
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  
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典  
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  
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  
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  
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  
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  
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

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人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積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周家祿校勘記曰小在句有脫誤然教積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味適情之樂者捐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

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  
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人君至  
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  
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  
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  
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問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  
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  
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  
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  
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

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眾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宜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

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閒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使要事得



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  
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尙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  
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  
尙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  
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  
皆專斷之歲終臺閤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  
始斷而行之尙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  
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土之所失不得復以罪  
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  
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

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

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  
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  
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  
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  
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  
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  
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  
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  
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  
警眾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

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  
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  
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眾聽因名可  
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  
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一作王深識人情  
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  
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  
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  
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  
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

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

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宦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

周家祿校勘記曰句首當作然後

自董卓

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悔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宥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

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  
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  
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爲政欲  
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  
自非才宜不得僂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糶已有成  
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  
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  
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  
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誠有功益  
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

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  
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  
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  
如何汴將合沈萊苟善則役不可息

案傳祇傳祇乃造  
沈萊堰至今充豫

無水患頌云沈  
萊卽謂此堰也

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

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  
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  
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  
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  
功者寔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



役務爲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  
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  
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  
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  
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  
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  
埽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  
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  
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  
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

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褻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內刑見刑法志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內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尙書建九班之制

文選晉紀

總論注王隱晉書曰轉吏部尙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

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

課能不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  
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  
卿尙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  
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  
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  
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  
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  
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  
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  
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

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案以下文證曰貞證之頌之死必是自殺當時諱言之故云病卒三十國春秋乃是實錄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

具證曰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

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詔

子鵬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眾事

有功追封梁鄒縣侯讀史舉正曰案此則鵬襲封當在永康之後文誤置前又案梁鄒縣

本書地理志無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

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

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

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

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  
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  
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  
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  
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

魏志李通傳注曰秉子重字茂曾案李通爲重曾祖

魏志通傳云江夏平春人此傳作江夏鍾武人地理志有平春無鍾武蓋太康三年以後始改鍾武也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亦作鍾武茂曾書鈔五

十七引王隱晉書誤作茂魯江夏鍾武人

父景秦州

刺史都亭定侯

魏志李通傳曰通字文達封都亭侯子秉

基襲基兄緒注引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

字立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

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

俱免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

患不待坐眾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

先或對曰情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

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

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

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

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尙書

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

乎每與之言言及立遠而未會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

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誠凡人行事年

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

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世說樓逸篇注文字志曰廢

祖康秦州刺史賢媛篇注引永嘉流人名亦云康字立

胄案唐人避丙字諱改作景秉與丙爲嫌名故亦避之

世說注引文字志永嘉流人名作康則康與秉形重少

近而諂也御覽四百三十引王隱晉書亦諂作康

好學魏志李通傳注曰少知名世說品藻

有文辭早孤

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

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

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

弱冠爲本國中正遂讓不行後爲始平王

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

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

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

案刑當從通典十四作形

故朝野之論

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

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

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

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顛顛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蕃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



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  
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  
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  
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  
二者旣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  
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尙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  
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  
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  
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  
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

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上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一作不曲爲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

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尙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眾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眾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鑿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多

不載再遷中書郎

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作中書侍郎

每大事及疑議

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

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

魏志楚王傳注書鈔五十八王隱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啟言可以

曹嘉爲員外散騎常侍詳曹志傳注文選五十八注李

重集曰爲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梳品藻清濁書鈔

六十李重集曰爲選部尚書箴云難以選曹尤鍾其劇三季陵遲

請謁方起書牘交橫貨賄若市屬請由是羣才畢舉拔

難從亦不可杜惟在善察斷簡舉止

用北海西郭湯王符潛夫論姓氏志曰琅邪劉珩燕國

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

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

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

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  
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  
奏日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  
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  
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尙德之舉司徒總御人  
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尙  
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  
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  
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

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爲中正親執

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

跡窮山韞韞道藝

文選反招隱詩注王隱晉書作韞橫道藝

外無希世之容

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

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

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

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問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

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

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

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

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尙書重以清尙見稱毅淹通有智識

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引晉諸公贊各得其毅字茂

所作各得其用又王文憲集序注引亦作其所修文選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注引舊史闕其行事于

晉諸公贊作汝南李毅字茂彥

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

異二十一曰按晉書有職官志不稱百官志且亦不載

李重之議又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

定議語在郊祀志攷晉書不立郊祀志惟有禮志亦不

載彪議也張亢傳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厯志今

志初無其文摯虞傳表論封禪見禮志又議玉輅兩社

事見輿服志今攷禮志載衛瓘等奏請封禪表列諸臣

名初不及虞若玉輅之議則與服志亦無之惟兩社議  
見於禮志然亦非與服志也蓋自唐以後修諸臣未  
人之職矣勞格校勩記日中書郎李重以爲官志減榮緒  
失其職矣勞格校勩記日中書郎李重以爲官志減榮緒  
晉書有百官志載重議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  
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日古之聖上儵瑣建官垂  
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古之聖上儵瑣建官垂  
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採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  
卿雖置五官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漢宣稱所與爲治  
事任尙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惟  
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黜削爵職或賜爵進秩諒  
及至東漢尙書雖漸優顯然合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  
公茲豈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第五倫居  
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第五倫居  
郡十餘年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第五倫居  
不稱其能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義  
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前北齊以義  
亦如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前北齊以義

子平年卷四十一

三



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  
 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  
 功成不可得云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  
 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官法久或不直秩鱗下計  
 京師為麟鄉太守以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  
 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  
 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為為令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  
 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  
 官人理書雋覽計俯黜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  
 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譚書案何法盛晉  
 中興書亦有百官公卿志唐初修史沿用舊文未經芟削  
 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  
 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  
 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眾搜  
 求隱逸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日詢朝眾以抑奔競又  
對謝作任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羣才罔不畢舉  
 又特留心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  
 海內莫不歸心

甫謚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御覽二百五十九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都亭侯江夏李茂會遷平陽太守案傳不言封都亭侯蓋襲其父之爵也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書鈔七十五引王隱晉書作清簡無爲下有慎刑重殺愛民養化二句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日重以清尚稀稀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崇魏志李

通傳注引晉諸公贊重二弟名尙矩疑與尙  
矩字形不類似非譌誤豈重尙有一弟耶永康初趙

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世說品藻篇曰謝公與時

賢共賞說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

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

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白顯於

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魏志李通傳注晉諸公贊曰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

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

復自活世說品藻篇注引晉諸公贊作王敦喻之重遂

不復自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案如世說之言

重以仰藥死非以憂成疾也左司馬傳暢時年四十八

贊作右與本傳異苟組傳又作左長史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

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世說

篇曰李廩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

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住文字志曰廩字宗子

江夏鍾武入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  
廩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瘧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  
琴誦讀不輟河間王辟太尉綵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  
南渡可馬王導復辟之廩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  
和中卒廩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廩長  
兄也思理儒隱有不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  
年五十四而卒又品藻篇注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  
侍父慕純陽令志員外常待南康相案廩與慕  
皆式之弟慕無事蹟廩與兄齊名而傳中不著  
其名史臣之漏略也式爲臨海太守傳亦失載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  
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  
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卽顛而有餘逮元康之  
閒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  
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尙茲至

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  
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亶亶可觀  
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  
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附注卷四十七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七

傅立

子咸

咸從弟祗

傅立字休奕

書鈔五十八引王隱  
晉書作傅立字休逸

北地泥陽人也祖燮

漢漢陽太守父幹

一作韓

魏扶風太守立少孤貧博學善

屬文

文選雜詩注引臧  
榮緒晉書博作勤

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

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

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

史通外篇

日魏史司隸校尉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

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

正五等建封鶡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立爲散騎常侍及

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

諱之路立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書鈔五十八引王隱晉書

作俱掌直諫立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

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

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

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通遠作通達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

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龍興受禪

通典十三作今陛下聖德化鄰唐靈

弘堯舜之化開正

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

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通典十三敦作崇

未

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

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立草詔進之立復上疏

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

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

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

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



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  
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  
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  
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眾無有一人游手  
通典十三作而無游人在其間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

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  
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通典十三徒繫名於淫作輕

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  
未改散官眾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

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尙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通典十三作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通典十三作

藉作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

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通典十三農王人賜官宥散無事者不督使學

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旣眾

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

案當從通典十  
三農上有爲字

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

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

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入坐廣共研精凡關言

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  
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  
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  
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  
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善意  
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毋飭隋經籍志尙書義問三卷鄭立王肅及孔晁撰  
晁五經博士又春秋外傳國語注二卷舊唐志孔晁周書注八卷案漢書鼂錯傳作鼂景帝紀作晁是鼂晁本  
一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  
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立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立  
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

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立復上疏曰臣  
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  
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  
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  
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  
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  
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  
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  
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

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  
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  
二日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  
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  
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  
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  
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興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  
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  
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  
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日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

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日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閒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



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燬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

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立應對所問陳事切直

書鈔五十四引

王隱晉書作羌虜擾邊詔公卿會議省中立乃隨詔所問陳事精灼又五十八引王書曰志在拾遺多所救正

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立位在卿下立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尙書所處立對百僚而罵尙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立不敬立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立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

家通鑑晉紀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  
日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  
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勞格讀  
書雜識曰玄爲太僕在泰始五年黜規后崩於咸寧四  
年相距十年考異誤認泰始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  
爲咸寧故以玄傳爲誤耳

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  
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

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嚴

均鐵橋漫稿傅子敘曰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傅  
玄撰舊新唐書志同宋初文集亡而傅子尙有殘本崇  
文總目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後不著  
錄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并  
無篇名曰六條及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  
爲一卷卽今世所行聚珍本也余從羣書治要校補大  
典本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  
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注寫出六千餘字

廣爲二卷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屬越凡所  
載傅子皆揚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  
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  
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九十七  
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既作意  
林攷正一卷手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各書所  
引見得數百條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排比之  
爲補遺二卷與前定二卷合爲四卷與聚珍本相輔而  
行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  
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合而編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  
爲內外中篇有四部六錄云何區別曰內篇撰論經國  
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  
敘傳終焉四部六錄莫攷崇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唐  
文總目作四篇無錄蓋誤  
司隸校尉傅玄集五十卷錄一卷  
隋志作十五卷方格師輯爲五卷  
玄初作內篇成子咸

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在

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

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

書鈔一百傳咸別傳曰咸少屬文不貴詞人之賦潁川庾純嘗歎曰傅長虞之意不可及

也

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

文選贈何劭王濟詩生王隱晉書曰舉孝廉拜

太子洗馬案本傳脫舉孝廉三字類聚一百御覽十一傳咸自敘曰太始九年自春不雨涉夏節聖皇勞慮分使祈禱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泣事三朝雨大降退作喜雨賦御覽二百四十六傳咸申懷賦序曰余自无施謬爲眾論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意常惘然案咸自敘云太始九年以太子洗馬兼司徒此作咸寧初誤

也傳叙遷司徒左長史又在爲冀州刺史之後亦誤惟  
 玄卒於泰始五年以後成之襲爵或在咸寧之初疑本  
 傳敘爲太子洗馬誤在襲爵之後也又類聚五十四引  
 咸陽意賦云侍御史傳咸奉詔治獄本傳亦失載爲侍  
 御累遷尚書右丞殿中嘗火百官莫不趨救而尚書東  
 平王懋郎溫字桓昆等不赴臺咸以愨等職在外不赴  
 當風發先百僚就有患疾宜自扶力而晏然在下莫  
 警急奏免愨咸前後所彈奏辭皆深切及入坐以下丞  
 不側目者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傅咸爲尚書左丞  
 時尙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疾病不起復不上朝又自  
 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之御覽二百十三  
 晉諸公讚曰傅咸爲左丞臺閣小大望風自肅又文選  
 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尙書郭啟赴妹葬疾病不辭  
 左丞傅咸糾之尙書弗過御覽二百十三傅咸表曰左  
 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猥忝斯任  
 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又傅咸答辛  
 曠詩序曰尙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斯乃皇  
 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要後  
 忝此任僂俛從事日愼一日又六百五十集傳曰咸爲

左丞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恒然相念云云案晉紀郭啟爲郭奕之謁觀咸自表及詩序是咸先爲右丞後爲左丞此表蓋爲左丞時所上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

今并監軍乃盈於十

通鑑晉紀注曰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

隨其資望輕重加以征鎮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鄴城守諸軍都督秦雍涼諸軍都督梁益諸軍都督荊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并州諸軍凡十其資

輕者爲監軍

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

戶口比漢十分之一

通鑑晉紀注曰漢元始之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

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五千六百六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戶五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三戶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而戶則未幾及也

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

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



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  
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  
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  
書鈔七十三干寶晉紀曰傅咸多執正奏免豫州中正  
夏侯駿又曰傅咸執正乘一州議案本傳下文亦作夏  
侯駿是俊爲駿之誤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

接賓求以尙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  
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  
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  
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  
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

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

魏志毛玠傳注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於是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贏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盡食之漿家象濯纓之採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于下

民到于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

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

魏志毛玠傳曰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

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

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違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頤頤戴仰宸極聽於冢

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愷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

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

書鈔六十二王隱晉書曰傅咸遷御史中丞奏劾少府  
夏侯陵取官田立私屋近小人委以家計令工匠竊盜  
官物附益於私所營唯利醜問充斥大臣穢濁無以爲  
訓奏上免陵官案夏侯陵蓋夏侯駿之誤本傳下文有  
咸諫汝南王亮書言夏侯駿少府私竊之事時太宰汝  
非奏劾也亮既不納故咸復上諸朝廷耳

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  
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  
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揚駿無  
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  
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  
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  
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宜厚以敘元作其歡心此

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  
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  
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  
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  
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  
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  
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  
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  
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  
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

魏志衛臻傳注引傅咸  
集作與汝南王亮牋

楊駿

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  
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  
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  
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  
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  
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案魏志  
注引傅咸集有衛伯與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  
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忠楊駿親理塞路今有  
伯與復越某作郎四十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  
三字在一犬吠形之上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  
遂至叵聽也魏志衛臻傳注引傅咸集咸之爲人不能  
叵作回二字形近而譌

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



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歎摩  
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頌頌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  
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  
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周家祿校勘記  
日怒當爲怒形

之

謨亮不納長咨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

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  
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  
施故明揚逮于仄陋壽咨無拘內外內外之任出處隨  
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殫復多節目競內薄外  
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

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

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

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

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書鈔三十七王隱晉書咸傳曰張華建議起

咸爲司隸校尉固辭不免每云剛正直繩師師嚴憚又

一百四十四兩引傳咸爲司隸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

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傳咸爲司隸五年五月始親

職蘇林傳咸於勞格校勘記曰長兼字當起於此胡

三省以爲始於孔愉非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

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御覽二百

緒晉書曰咸悲鯁傷咽以身無兄重自陳乞乃使於官

第職無假到官之日喪祭無主晉書曰咸又上表曰臣

舍設靈坐御覽二百五十臧榮緒晉書曰咸又上表曰臣

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

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覩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

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蕭然貴戚懾伏

御覽二百五十臧榮

緒晉書曰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郡縣容縱寇盜充斥攻篡囚徒掠奪市道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蕭然貴戚懾之數月之間三奏免選官奏案審諤終無曲撓雖不見從有司肅然類聚六十二引王珉答徐邈書曰見傳咸彈孫詹事案華陽志十一云何攀由越騎校尉領河南尹本傳失載咸之劾攀當在是時足證常氏所稱歷官至爲翔實讀

咸以聖人久於

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疑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

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勞格校勘記曰義當作毅李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潘尼贈李郎

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其字不同

詔曰政道之本誠宜

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闕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旣

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眾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其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眾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

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

糾尙書臣之闕塞既所未譬

書鈔六十二引  
傅咸集譬作喻

皇太子爲

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尙書在

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

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

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

侵官今臣裁糾尙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

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

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

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

通鑑晉紀亦作四年卒  
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



咸五年十月卒年八月差外故以本傳爲定寰宇記六十六日河間縣傅咸冢晉之文士葬於此案咸爲北地泥陽人其官終於司隸校尉不知何以葬於河間或以其曾爲冀州刺史歟詔贈司隸校尉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有三子敷晞纂

宋書傅亮

傳曰亮字季友祖咸司隸校尉父瑗安成太守二子迪亮迪字長猷五兵尚書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子演愷湛都演祕書郎案宋書敘傅亮世系爲咸之孫而南史本傳則云亮爲咸之玄孫又宋書南史傳隆傳並云會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南史稱隆爲亮族兄隆旣爲晞曾孫則亮亦當爲咸之玄孫矣恐宋書本傳有誤

長子敷嗣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

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

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

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

文選廬陵王墓下作注王隱晉書曰荀彧與傅嘏善夏侯玄亦

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滅我

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餘者彧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

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爲貴未嘗濟子所爲也魏志傅

嘏傳云字蘭石封陽鄉侯薨贈太常諡曰祗性至孝早

元侯注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祗性至孝早

知名魏志傅嘏傳曰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才識明練稱

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書鈔  
山濤啓事云舊選尚書郎極清望號稱大臣之副州取  
尤者以應雍州刺史久無郎前尚書郎傅祗人才無先  
之者請以補職案傳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  
不言爲尚書郎從略  
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御覽五百五十六  
晉賜傅嘏夫人鮑

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叔昔以令德賢才爲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歿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叔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藏人功報墓開祭以少牢其後諸卿夫人

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眾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

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  
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贖駿之壻也爲亂兵所害  
尙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  
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啟曰昔魯  
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尙遷青州刺史  
并州刺史考芝傳亦云爲并州刺史此云青州疑誤  
芳格校勘記曰夏侯湛爲魯芝銘干寶晉紀並云擢駿  
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  
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  
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  
諸史攷異三曰案靈川當作靈州宋書傳弘之傳高祖祇  
封靈州公晉武帝太康三年  
復立靈州縣地理志不載  
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

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

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葢年遷光祿

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

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

晉書校文三曰  
討平萬年乃孟

觀事觀傳及武帝紀皆  
同歸功於駿殊非實錄

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

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

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眾心祇辭之

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

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

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

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逸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尙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卽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厯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

魏志傳  
振傳注

引晉諸公贊作永嘉中至司空案以足疾詔版輿上殿  
本傳不言爲司空當是司徒之誤

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

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

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

讀史舉正曰  
案文大字衍

傳檄四方遣子

宣將公主與尙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

津小城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小平津城在孟津縣  
西北舊志云漢平陰縣城北有河津曰小平津

津上有城晉傳祗保盟  
津小城或曰卽小平津

宣弟暢行河陰令閻鼎傳  
作河陽以待

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

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

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

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尙書

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祕書丞驃

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

郎懷帝卽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文選王文憲集序注晉諸公贊

日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

品求者奔競魏志傳輟傳注世語曰宣以公正知名位

至御史中丞書鈔六十二傳宣別傳曰宣爲御史中丞

明法執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傳

暢自敘曰兄宣年三十五立爲揚州都令案都令傳中不載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

子冲爲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

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御覽三百八十五傳暢自敘曰暢字

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會叔虎以德量喜與余戲

常解衣袒被其背脫余金釵與侍者謂余當恡惜之而



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又六百九十五引  
自敘曰魯譚雖是叔虎與先公甚友善每來往喜與  
余戲案洪迎當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  
爲世道之譎

爲祕書丞

御覽二百六十五傳暢自敘日時請定九品

兄宣年三十五立爲揚州都令余以少年復爲此任故  
至於上品以宿年爲先是引荀助集素滯屈者漸得敘也  
案傳不言爲中正御覽又引荀助集尋沒於石勒勒以  
表讓豫州大中正勛傳亦不及之

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

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

隋志雜史類作晉諸公贊

二十一卷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唐志晉諸公贊二十  
二卷魏志傳撮傳注世語曰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  
秩故事案水經穀水注引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事咸  
稱傳暢晉書疑卽諸公敘讚之文暢未嘗著晉書也

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宋書傳引之傳曰暢

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初亂得還洪生韶輔  
譙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西戎司馬參軍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啟沃任切爭臣  
傳立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彌違諤  
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  
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  
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  
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  
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諫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  
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  
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  
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衰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注卷四十七